

有音乐的日子，就像阳光在心底开满了春天的艳丽，人常常被一种幸福透明，浮游其中，可以感到，一切美妙的灵动都闪烁在你的生命里。

感谢音乐，那些纷纷扬扬、摄魂夺魄、历久弥新的音符，被艺术家用心灵、用激情溶解之后，注入了我的血液，日子因此而明朗，而恬静，而美丽。

在音乐中思考，想象会田园牧歌的悠远，并与某种闲适的古典情韵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了弥漫于空间那种久远了的风味；在音乐中思友，梦中的身影和淡淡的惆怅就会被拉得很长很长，为之牵挂的，是久久不能忘怀的熨帖；在音乐中读书，思想的河流便酣畅地流淌，注入心田的是歌乐的恣肆和忧急的微响；在音乐中写作，心像一对凌空的双翼，在海阔天空寻觅灵感，文字就会变成连绵不尽的慰藉……

音乐负载着一切，生命因之成长、丰富。少年时，第一次听到钢琴曲《少女的祈祷》，稚嫩的心被

深深地震撼，那熔铸了少女无限遐思和款款深情的旋律，简直就是无数个舞着金色魔棒的小精灵，她们用魔棒罩着我浅浅羞涩和隐隐渴望的心幕，让我的心在浅吟低唱中欲哭不能、欲诉无声。青年时，最让我痴迷的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草桥结拜的欢快舒畅，十八相送的缠绵悱恻，英台抗婚的哀婉决绝，坟前哭灵的悲伤怨情，双双化蝶的轻盈和谐……那段惊世骇俗、感天动地的爱情，经过作曲家的演绎，让许多不谙音乐的人为之感慨、为之赞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它所带来的无边优美、无尽情怀里感怀，好多个夜晚，都有两只美艳、凄绝、执着的蝴蝶在梦中翩然起舞。

音乐随想

许永强

音乐如此，让日子充满了感动和思想。贝多芬的雄浑、舒伯特的淡静、施特劳斯的浪漫、柴可夫斯基的悲壮……这些无不给我以心灵的震撼，无不激发我奋力提高生存质量的情感。

聆听《命运》，感受到争取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伟大悲剧和历史的回响；拥有《沉思》，使我静伫于窗前，凝聚于心的是待发的情感；《圣母颂》，仿佛走进庄严肃穆的教堂，目视虔诚美丽的少女，静默在圣母玛利亚面前，合掌祈祷，那闪动的双眸如闪电击落花瓣般令人怦然心动，暗含着对人类美好生知的祈求和向往；品味《孤独》，思想如一条刻着车辙的蜿蜒曲折的小路，在万籁俱寂的星空

下，无垠的原野上，感受痛苦和快乐是怎样的合二为一。

置身音乐的过程，是净化心灵的过程。当美轮美奂的音乐飘起，心便会充盈灵魂的本质，在喧嚣与燥热的包围中静坐，外界的一切化成了想象，起伏荡漾的旋律凝聚成小天地里的一份渴望、一份向往，并伴你在情的最真处淹留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进入形而上的境界呢？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，充满或超脱了现实的精华和色彩，点染着不同时代、不同种族的人对生命与生活的激情。

这天晚上，妻子在看旧日的影集，我在灯前静默，音响里正放着尼古拉·德·安捷罗斯的吉他曲，《金色的旋律》《鸽子》《我的太阳》……这闲适、宁静的场景感动着我，让我觉得自己里里外外都被纯净、圣洁、美丽的东西荡涤，心灵空盈，像拥着一泓醉人的水。在这样细腻、湿润、微颤的感动中，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，把妻子拥在怀里。

真想就这么度过一生。

疼痛的感觉

金国泉

身体的疼痛可以让一顿美餐如曹操手中的鸡肋，食之无味。曹操是心有痛事，进退维谷，我又没有他那么大的心痛之事！可此刻，我对此却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深刻。妻子知道我特别喜欢啃红烧猪蹄子，又见我右手肿胀得不能动弹，便为我做了一盘，想用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缓解一下我的疼痛。但我的右手无力，或者说不敢用力，无法用筷子把这么可口的东西顺利地送到嘴里。当我试着用左手时，感觉特别不舒服，猪蹄子在筷子上像小时候钓鱼放在鱼钩上的饵料，我这条鱼想上钩，居然就上不了。原来不仅到嘴的肥肉容易跑掉，到嘴的猪蹄子也容易跑掉。甚至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，我感到即便上了钩，到了嘴里，也肯定如曹操手中的鸡肋，弃之？食之？都是怪怪的。也就是说，妻子不是杨修，猜不透我那胃处在疼痛下的心情，她的分散疗法在我这里注定起不到很好的疗效。

人类一直想开发右脑，所以有人故意锻炼左手，甚至一段时间内，对“左撇子”尊敬有加。我这里没有对“左撇子”有不敬之意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我亦然，很不习惯用左手。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有人用左手夹菜，如果碰巧我与之为邻，我便有些不适应，觉得他那筷子与我那筷子快要干上一架。从小父亲就教我必须用右手吃饭，说来也怪，我那时候咋就偏偏用了左手！为此，吃饭的时候没少挨揍，甚至父亲在打我时，不惜连着碗及碗内有时是山芋有时是米饭一起打碎，须知那时粮食金贵，买一只碗也非易事。父亲就是以这种付出代价的暴露疗法来治疗我的用左手吃饭的毛病（估计过后他一定心痛得要命）。在此我要说明一下，这并非家暴，我父亲也从没有实施过家暴。事实上，那个年代的父辈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下一代的，



且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对此感觉终身受益，甚至有的人看着自己身上那留下来的伤疤，高兴时便挠一下，有痒痒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足够的生活韧性经得起各种风雨的冲击，我也因此顺利地学会了用右手生活。

我对开发右脑没有研究，准确地说不是没有研究，而是没那本事进行研究，但此时我很不想锻炼我的左手，可我的右手疼痛。先是试着用筷子，然后改用勺子，但都不顺利。疼痛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情绪，现在想来，人一旦带着某种疼痛去做某件事，且这本事就不想做，情绪自然就会失控，并打开它的闸门，情绪的闸门一旦打开，处在这个航道里的其他东西基本就无路可走了。我因而近来什么也没干，包括看书、敲键盘——现在都不叫写字，叫敲键盘，这点比开发右脑容易。

世上的事就是怪。妻子说，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吃一餐饭，喝几滴酒，回到家来手是肿的，还加一脸醉相、一身醉气、一副醉态。总算老天爷开眼，没发现有什么骨折与骨裂。妻子一套一套地苦笑，我自己想着想着也

就一脸的难堪，很是后悔。吃过饭直接回家不就什么事没有吗！不就会躲过这一劫了吗！但世上的劫能躲过吗？我又不信，能躲过的肯定都不是劫，古人造出这个劫字，估计是因为“在劫难逃”，我的确是没有躲过。

生命脆弱，脆弱到同学S家门前一块青苔居然能让我半月不知猪蹄子香，堪比孔老夫子闻《韶》乐，“三月不知肉香”，我在想，孔夫子的那个肉香是否也是猪蹄子香呢？我没有找到任何信息证明孔夫子喜欢啃猪蹄子，他老人家周游列国，恐怕没有时间啃。我也没听到韶乐，而是听到了自己“扑通”一声重重地坐在了地上。同学S肯定吓了一大跳，夫妻二人匆匆跑出来，扶我起来，我说，你家门前也不安个路灯？同学调侃我，想不到你临走还行个大礼。我说不行大礼，你们也不出来送我呀！他二人笑归笑，很快便担心起来，因为在他家门前摔倒的，我又喝了酒，年龄也不轻，假如骨折了或摔个脑中风咋办？估计他们怕责任太大。我笑着说没事，我咋是那种人，中风了也是自己摔的，怪本方土地也不能怪你们

家。这年头发家致富种什么的都有，你们家不至于种青苔致富吧！

也许是喝了酒，当时真就没什么感觉，右手关节活动起来没什么不适，仅手掌破了点小皮。但到家后就不一样了，酒劲过后，精神松下来后，右手在半夜时分肿胀了起来，凌晨到医院拍片却未见骨折与骨裂，这让妻子心中的石头落下了地，她打趣我，只要没骨折与骨裂，痛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妻子知道我是个天生特别怕痛、特别不扛痛的人，常常宁愿效果差些也要吃药，甚至不论中药还是西药，而不要打针。但越怕痛，痛的机会却总属于我，比如这次同学家临时小坐，有些像遭遇了墨菲定律，手痛得十分厉害，而且越是想转移越是疼痛。

美国学者凯博文曾在《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》一书中指出，思维的疾病可以转化为肉体的痛苦，通过肉体的疼痛来释放，让肉体来承担。但我的思维没有疾病呀，与同学一起乘着酒兴谈得健朗而欢娱，有一个多小时吧，咋就转成了疼痛呢？凯博文接着说了另一句话：“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、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。”这话此刻如果反向地思考我，就不怎么正确了，因为我将肉体的疼痛转换成思维的不适后，比如不愿看书，不愿敲键盘，甚至就不怎么愿意谈心交流，我的脑子仍始终摆脱不了右手关节带给我的疼痛，也就是说我的疼痛转换成我的思维后，我的思维没有有效地阻止我的疼痛的一再发生，他们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。

第二天第三天，同学S多次打来了电话，说一直担心。我一直没有说实情，实情有时是不能随便说的，说了就可能伤筋动骨。我说我右手没事，查也查了，看也看了，你就等着哪天请客吧。与同学这么聊着时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右手没怎么痛了。

我感到说谎话可能是一个转换疼痛的方式。但放下电话，又痛了。